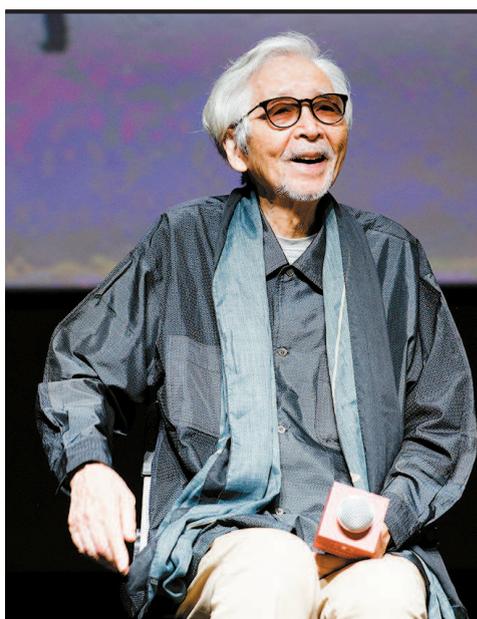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夜光杯

2023年6月18日 星期日

首席编辑: 华心怡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

通过电影愿世界和平!
山田洋次题字:

2023.6.17
映画を通じ
世界の平和を
願う
山田洋次



扫码看视频

山田洋次 把生活『原原本本』写成剧本

◆ 孙佳音

“我出发前还在犹豫,到底还要不要来上影节,但最后我还是来了,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到国外参加电影节了。”昨晚的金爵盛典上,有一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——91岁的日本国宝级导演山田洋次。这是他第八次来到上影节,更把自己第九十部电影作品《你好,妈妈》的世界首映留在了上海。

山田洋次与上海国际电影节,与上海,与电影之间,有讲不完的故事。昨天出发去红毯前,他接受了晚报的独家专访,跟我们分享了其中重要的那几桩。

1

昨日难忘忆谢晋

“中国电影的历史是从上海开始的,还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,上海就做出了许多优秀的影片。”小时候住在中国东北的山田洋次(其父在南满铁路公司工作)对中国电影很熟悉,“我在学生时代就看过《渔光曲》,直到现在我还能唱出《渔光曲》的歌。”说罢,他哼了起来,时光仿佛在倒退。“后来,我结识了谢晋导演。谢晋导演不仅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,还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。每次来上海他都会请我吃饭,一起畅谈,有时候就是为了见谢晋导演,特地来参加上影节,这真是一大乐事。”已经迈入鲐背之年的山田洋次回忆起老友,有点伤感,在谢晋导演去世后,他曾特意赶来上海看望谢晋家属,以前每次来上海他都会去扫墓,“我们因电影结缘,他的精神,一直鼓舞着我,让我至今热爱拍摄电影”。

1999年,山田洋次带着在日本国内

引起轰动的作品《新的旅程》参加上影节,荣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奖,是谢晋亲自给他颁的奖。再久远点,从1995年受邀参加第二届上影节算起,2005年参加山田洋次作品回顾展,2007年出席日本电影周,2016年带着《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》到上影节参加展映……这个夏天,山田洋次第八次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,来到影城一号厅,他带来了自己的第九十部导演作品《你好,妈妈》,“这个电影院我曾经来过,但是今年再来,好像非常有新鲜感”。山田洋次说,“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,这么多热情的观众,我被深深感动。”导演的脸上挂着电影人独有的青春和幸福,他还说,上影节诞生时,是电影产业非常辉煌的时代,“现在是行业比较困难的时期,但是这里仍然生气勃勃,很多电影人和电影汇集到这里,给我们所有电影人带来希望”。

2

关照现实新影片

“我年纪大了,也不够聪慧,请大家带着包容的心态,对我的新作品温柔以待。”在《你好,妈妈》的第一场放映开始之后,山田洋次走进了媒体见面会的现场,“这部作品和过去拍摄的妈妈不同”。电影里,大泉洋饰演的人力主管昭夫发现已经守寡多年的母亲福江(吉永小百合 饰)陷入爱河后,一度强烈反对,但后来,他接受了母亲去寻找新的恋情。“其实,我的母亲也经历过离婚和再婚,正如电影中一样,儿子会对母亲的恋情纠结、反对,经历过痛苦,但我后来觉得,母亲也是女人,经历恋爱,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”

老年人的爱情背后,《你好,妈妈》关照的依旧是日本的社会现实。在大公司做人力主管的昭夫住在高档公寓里,棘

手的工作难题让他每日绷紧了神经,雪上加霜的是,他正处于与妻子离婚的边缘,与大学生女儿的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。去东京的老城区看望母亲福江,在推开门就能看到美丽绣球花的老房子里,听着母亲温柔的话语,昭夫逐渐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。山田洋次说,他这次想把镜头对准老城区:“和新城区不同,这里有整齐排列的老旧房屋,房屋的尽头有看起来和天空一样高的树,树下走着很多普通又平凡的人……”他想把这些观察都印刻到银幕上,用自己最擅长的电影语言细致地描绘,拍摄出这个具有江户时代感的古老街区里人们的生活,那些把这里当成故乡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的人生,以及他们活着的喜悦与哀愁。

3

真假之间寅次郎

“我之前拍的《寅次郎的故事》,也是讲普通人的故事。”哪怕山田洋次不主动提起,给无数人带来欢笑和眼泪的寅次郎,也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,因为从1969年第一部问世,到2019年第五十部问世,整整半个世纪,《寅次郎的故事》作为史上待机时间最长的系列电影,陪伴了几代观众,“我只是把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感受,即我自己的生活感受集中起来,把它形象化的过程塑造了寅次郎这么一个人物。”

但从生活到喜剧,再至看起来疯疯癫癫不着调的阿寅,导演又是如何做到顺滑过渡的? 山田洋次举了一个

例子:“我们的道具师会认真考虑各种道具的安排,寅次郎家吃晚饭的时候,如果正是秋天,那菜肴最好用秋刀鱼,蔬菜中的西红柿已经落市,最好别用。”他说道具师还会根据四季变化,千方百计地为院子配备时令花卉,“寅次郎这位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存在的虚构人物,也就是一般来讲真实感极淡的人物之所以令人感到真实,是这种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工作态度所赋予的。”山田补充说,“我们保存着影片中寅次郎家用的所有道具,每周都要擦一次,而且精心使用,寅次郎的提包也尽可能不换新的,缝缝补补,一个用上十年。”

4

快乐电影还要拍

除了《寅次郎的故事》,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导演作品大约是《幸福的黄手帕》和《远山的呼唤》,那是一代人关于爱情的美好回忆。不过,山田洋次还“继承”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衣钵,用致敬其经典之作《东京物语》的《东京家族》及其后续的《家族之苦》系列,在80岁之后再次站上了导演事业的巅峰,家庭成员之间的喜乐和矛盾,这次征服了更年轻一代的观众。

从业超过60年,山田洋次始终是日本最卖座的真人电影导演之一。对于此,他说没有秘诀,如果有,那便是真诚。他说,有的电影从感性上直接打动观众,通过音乐和画面,强制地把观众推到悲伤的气氛中去,使之流泪,但他努力追求的,始终是让观众看着画面同时自己在脑海里形成强烈的形象,为这个形象所感动,以至流泪,“眼泪应该是自然地、不知不觉地流淌下的,这种效

果只有从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才能得到。”他说,那些暴力血淋淋的场面,他是怎么也没兴致去拍的,“我根本就不想用流血如注的镜头去吓唬人,用女人的裸体来刺激人。”他说,作为创作者不能与现实脱节:“我要作为一个市民生活下去,把日常生活中接触或感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,逐渐搞成雏形,在反复构思中形成骨骼,最后成型。”虽然不会随身带一个小本子记录下灵感,但导演如今依然会在创作每一个剧本前,去观察,去采访。他说,刚刚制作完成《你好,妈妈》,还没来得及构思新的电影,但未来依旧想要把轻松愉快的情绪延续到作品中,“越是困难的时期,越希望大家看到快乐的电影。”他说,要是能将生活中复杂而丰富的感情带进笑声里,那再理想不过了,“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切肤温暖的作品,我一直想看,也一直想拍。”

采访手记

忙碌的老人

山田洋次今天就赶回日本了,回去继续工作,继续琢磨剧本,“9月有一个导演的舞台剧要演出,元旦还有一个话剧”。

山田洋次在上海的时间,满打满算,不超过72小时。但这两天里,快要92岁的老人做了许多许多事。

他参加媒体见面会,来到《你好,妈妈》的第一批观众面前,他接受媒体踊跃的提问,也接受观众热情的掌声,他

与大家合影,笑得很甜。

他见了贾樟柯,见了李睿珺,见了顾晓刚,他说能与这些优秀的中国青年导演见面,是他飞来上海的巨大动力,他在银星一楼的咖啡馆为顾晓刚“献计”,“你的《春江水暖》要是拍第二部,可以讲这样一个故事……”聊起故事和电影,就兴致盎然。

他挤出时间看了一部日本新片《消失的情人节》,“这部新片还没看过,正好在上影节展映,快去看看。”

他再一次踏上金爵盛典的红毯,参加闭幕仪式,他跟大家分享自己一直以来的创作态度,“小津安二郎把拍电影比作做豆腐,有一次做得难吃,下次顾客便不会再来,所以必须每次都做好吃的豆腐,这确实很难,但必须要坚持。”

然后,他还吃了许多一直想吃的美食。吃了陶陶居,吃了云和面馆,吃了茂隆打包回酒店的红烧肉,吃了朋友送来的手工水饺,昨天走红毯前还垫了点法华汤包的外卖,“鲜肉的、咖喱的、荠菜的,都尝了尝,还喝了老鸭粉丝汤呢”。与其说山田洋次导演爱这些街边的美食,不如说他特别爱这人间的烟火,爱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善良。



山田洋次作品《你好,妈妈》映后见面会